

皇清經解

冊十二

部尋經理也。从工从口。从又。又。從部。發於湯中。燬肉。从炎。从熱。省則。發溫之義。正作發。其作者爲釋理字。但古文多假借。故雖是發溫之發。亦通用尋。尋之尋。經左氏皆古文也。故作尋。作尋。異價。但多識古文。故注內傳訓爲溫服。凡因發文亦用之。鄭公校定。覺猶欲尋。故見有尋發二字。本因從今文。本無作發之字。本鄭必仍從古文矣。何晏論語集解云。溫尋也。尋。尋故者。又知尋者。皇悅疏經云。溫溫。燁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燁之。不使失矣。又就注云。溫是尋釋之義。亦是燁燁之義也。案何解溫尋也。何此雙用。鄭注賈公彥所云。論語作尋是也。溫尋。展轉相訓。此注與賈服左傳及傳經注並同。何晏未解此義。故先謂溫發之訓。繼以尋釋之言。雖其本根。曾未自知。不免誤之。諸梁之皇氏。凡疏證記。蓋是鑽研。研學者。故解經。經字。無誤。詁之誦法。欲曲通何說。失之矣。朱子集注云。溫尋也。蓋本邢昺疏。知溫爲一義。尋釋又爲一義。斷難強合。乎吾因何平叔元元。臨不知古文等。而誤解。因識鄭康成校定傳。錄必從今文之苦心。

髡者使守積

作完音同徐戶官反正義引康成周禮注云王之同族不啻者
髮頭而已案周禮掌三義者使守積鄰司農云髮當爲完謂但
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又漢書刑法志云使居積鄰古曰完
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考說文元从一戶聲髮从彡戶聲髮髮
或从元是完髮聲相近班孟堅義與鄰司農同徐仙民音戶官
反則徐本禮記注亦作完陸氏云云又作完是也則鄭注禮記
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釋文作髮音五忽反正義引
後鄭周禮注爲證皆相左也

反子來赫

詩乘來既之陸女反子來赫傳赫家也葉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七機發往履陸女謂故也之以惠難也女反赫

我出言惇惇不受惠故釋文赫字許曰反也

朱振武說光也

與王赫斯是也正義赫字陸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

國轉我是也正義赫經云汝何爲反於我來赫字然然而拒我也又傳赫家音赫正義曰來赫自言其拒己之意故則爲轉與

王赫新怒謂同是張口噴慧之親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禱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炎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我我欲有以遏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恐嚇呼嚇反詩云反子來嚇箋曰距人曰嚇亦言恐赫或言恐喝音一義也又八怖嚇呼罵反詩反子來嚇云距人謂之嚇方言作恐喝又八怖嚇呼罵反詩云反子來嚇云拒人之嚇赫炎大怒也莊子秋水鳴得腐鼠鴟鵂過之仰而視之曰赫釋文嚇詩嚇反又許但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害已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揚子太元爭次一嚇河腹司馬光集注嚇詩罵切口拒人謂之嚇詩云反子來嚇索正義知孔氏從俗本枉作反子來嚇傳赫嚇也以赫爲嚇之假借箋云口距人謂之嚇此上傳正所以釋文也王肅欲改鄭義見三家經有反赫者因據以改毛遂易傳文赫嚇也爲鄭炎也而不以反來嚇爲我之說申之天輕改經傳以難先儒書罪固不容誅而訓赫爲多理亦難遁乃崔盛集注疑從肅改之傳後陸德明釋文顏師古定本俱襲其謬幸孔氏正義以通行俗本爲據學說

出崔陵等一矣其言傳意或然云云益難遽斥定本爲非耳耶
日子以蕭改毛傳作炙也質之正義信矣而并以蕭改經赫爲
嚇則何據曰正義引蕭云乃反來嚇炙我此卽蕭改傳文作嚇
炙之證傳學經既作赫則經之作赫何疑乎日子以爲三家
詩有作嚇者則何據曰余高祖王林先生撰經義雜記有云毛
詩爲古文三家爲今文古文多假借今文正字如毛詩說文
之妹傳僂聲也而譚詩便作聲天之妹故知毛詩反子來赫傳
赫嚇也三家必有作反子來嚇者蕭改毛詩非無所本當時三
家並存故蕭補之而人亦不疑曰既本三家作嚇亦得何深非
之曰此追論蕭改經時有此三家之本耳若後三家既亡唯存
毛氏如陸德明得元應所用既是毛詩安得又作嚇字故以爲
非凡考訂經學必還其師承而察其源流方不誤也 又案釋
文云赫本亦作嚇此據漢以改經也卽列等本獨作赫此據經
以改漢也赫字毛鄭諸同釋文毛許白反鄭許鄭反亦屬強爲
分別疑之陰女當從郭音陸王肅以陰女爲陰知汝行曲說難

天宮內奏奉曾賦而交鍾杜子春云曾賦爲望聖案月令旨
風涼風之謂也內奏旨賦望風之謂也涼並與百曆相近故
似誤作旨以呂春秋載月令作涼風句則觀記舊字之誤以
禮記內則作望風句周禮曾字之誤康成注月令如字讀以
首風爲疾風案伯喈章句云秦人謂東北風爲首風俱非也

故本紀書百姓不親五品不選五帝本紀百姓不親五品不服
刑周禮地官司司徒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
氏五而用十有二萬五帝本紀董仲舒克明俊德作能馴
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訓順也然則周禮注訓五品即
作契五品不馴蓋古文尚書作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選今文尚
書作契百姓不馴蓋古文尚書句八字中但一字異耳其餘古
今文並同可據史記周禮注知之克明俊德作能馴德克能
爲訓則而後馴爲古今之異古文尚書作克明俊德今文尚書
作克明馴德一句四字亦止一字之異茲從逸與訓聲相近

地官司司徒司農讀馴爲訓易坤陽致其道釋文馴徐音

訓此依鄭義與史記正合余謂今文尚書亦用古字於斯可見周官壁中書古文也

韋廉乘處素履 韋左傳追考訂異同極細致校稿一過因錄其原文及余補正語惟未能與韋廉面訂是甚憾也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璧加魯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廉信曰鄭以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假加璧相近故傳倖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氏世家作假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字據裴駰集解知康氏所注假梁作以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相傳訛誤今本史記以璧加許田此公穀也孔子世家作假今穀梁作假史公以璧加許田同故世家作假古文也魯論作假今穀梁作假八年將失楚師釋文一本無師字 案舊本當作將失楚無師字蓋因下文楚楚師而行

桓十七年荒谷釋文荒本或作荒音同 案說文荒下引昌荒荒用馮河易泰卦釋文荒本亦作荒詩閟宮釋文遠荒暨詩作荒今本引暨詩作荒不可通浦氏鍾云當作荒是也

桓十七年曰宮居廟以底曰遠書律歷志曰宮居廟以底曰

蓋聘問四鄰應對賓客必擇美秀而文者爲國之儀表不必用善決之才也

昭二年宣子譽之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惠諺曰一游一譽惠

定字云孟子作一遊一豫趙岐曰豫亦遊也范宣子豫焉周易

序卦豫必有隨鄭注引孟子吾君不豫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

故庸趙王引爲證 案此說亦未免好異正義引孟子正作樂

招四年使宣讀于介而昌文靈應命論主吏宣讀于介而昌御

竈五百三十三引圖書明堂云左爲左介右爲右介案尙書

秦誓釋文云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

作个音工佐反又禮記大學釋文云若有一个古賀反一讀作

介音界據此知禮記一个臣當從尙書讀作介公羊文十二年

傳亦作一介乃尙書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此從俗本禮記讀大

誤王肅注書亦作介傳言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此云个

東西廂案東西廂乃偏室亦當爲介所謂左介右介是也

昭七年抑諺曰蕞爾國注最小貌論衡抑諺曰蕞爾小國文選

魏都賦注厚樸太子宴元圃註並作藟爾小國小字後人所

力 案小三益本有本角最爲人處方乃合人三益字女三

孟繁之足不良弱行文選謝宜遠張子房詩注孟繁之足不良

能行唐宋石經並缺履繩家藏宋刊小字本作能行 案不長

能行四字爲句猶云不善能行故注云跛也作弱必因下文而

誤下云弱足者居是足可言弱行不可言弱也

昭十二年供養三德爲善正義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

以養成三德也漢書律厯志共養三德爲善師古曰共讀爲供

案古伊字皆作共恭敬字亦借作共正義云量遇注本爲

恭解云盡恭所以養成三德也

昭十六年子畜釋文說文作留 案說文方集丁引君叔俱云

有鑑云一參差
昭二十六年襄之可員
案當從所字雜事第四及論斬作可

益若作損於義爲曲傳又云若之何讓之又何讓焉何患於禁

皆極言禩之無益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史記楚世家作韓不佞 案爾雅允佞也

--	--

釋天云東方昇天亦本雅訓也謝章王通九思云惟吳天兮
釋天云東方昇天亦本雅訓也謝章王通九思云惟吳天兮
今華集郭本春蒼夏吳即白虎通所載後一說是也然與班
孟堅所引前兩歐陽氏今文尚書許叔重五經異義及說文解
字鄭康成異義張揖廣雅等俱不合其義非也考許正義引
李巡注云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萬物盛壯其氣
昊大故曰昊天正義又云鄭諸爾雅與孫郭本異則漢儒李侍
中孫叔然本皆作春蒼夏吳矣無怪乎晉之郭景純也

羣公廩

公羊文十三年傳聞公盛注盛者新發晉公嘉注者君也故
以上以新也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附合半當相連而疏言
周公盛者謂新穀其器言費公齊者謂下故上新穀可半半
重謂全是故設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
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廩如羣公廩之廩者是也得文公
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宋嚴正義引易文言爲其懷於無
當鄭云懷讀如羣公廩之廩古書家作立心與水相近諸者
失之故作懷懷讀如羣公廩之廩古書家作立心與水相近諸者
傳羣公廩當作羣公廩說文五下當愛濟也從來自而即
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廩作廩也釋文引舍人注云廩少鮮也
釋名釋宮室廩廩也實物可於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
少希貴之意公羊義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所
聞之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
廩近又云漸皆與財合相連之財字表合可證廩字無誤許
康平說何師古謂廩爲有風采誤矣公羊有義
顏二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廩氏本
作羣公廩謙謙如廩謙廩相近故文異謙者雅也言新陳
較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此些新穀與陳穀相和而已
故與云財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下故上新可言半廩
而言半與謙混矣疏甚分明若徐氏所引鄭云或即康公言文
注以言寬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
考矣

容齋種筆

宋洪氏過容齋種筆載周劉九經三史等題銜款式及分著人
姓氏頗詳悉茲錄之可略見古書真面目也予家有舊臨本局

禮其末云大周康惠三年癸丑五月離造九經書前鄭貢三
禮鄭康成列卒相三致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經長傳文未
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米延照書相范質王溥如
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爲詳劄官此書字畫端楷有楷法更無
外該有五代史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
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離造從之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
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元吉書周禮禮記皆秘書省校書郎孫
古書周易香園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尚書校書郎周德政書
雅者則州平泉今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納
其字體亦皆楷法惟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遑而紹興
中分命兩淮江東韓道可劉三史板其年漢書內凡敘宗紹興
小書四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銜大書爲三
傳後復連使直史館書題以提點刑獄田員外郎張長卿各
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政作校監司亦與之履行也

陸氏間載北學

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據音義南學爲多間載北方學者之說則
稱北以別之如天官臨人苑下云音卯北人音柳詒下云音追
當往來反沈沈云北人音亮改反宗伯魯陸林下云音羽非反
本作休考工玉人鹿車細下云劉伯舒注沈音畢云劉羽律以北
室北俗今猶有此語音若音若古語乎沈音畢未失庸說說文
柳聲而弗从如是則柳同聲北人音若爲柳此古音也鄭仲
師引國語有林檎字案語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聲書而
抑聲焉以勸戒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廣幽昏焉以休
懼其勸善宏嗣注休焉也動行也蓋聲書所以勸之抑聲所以
戒之昭明德所以休嘉之廢幽昏所以恐懼之鄭章所據國語
正同陸德明實公彥作休直形近之謬惜未定從北本也陸
引北俗語以證劉音之未失劉昌宗其本北音乎陸於北學蓋
未深究故引俗語證之猶沿下載北音亮改反必述沈重之言
也

明堂陰陽

漢書藝文志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又明堂陰陽
說五篇隋書牛宏傳引明堂陰陽錄太平御覽引明堂陰陽說

藏明經拜經日記

初未解陰陽一字所本布衣鈕匪石王云漢書禮相傳稱相
明易經有師法又數袁未易陰陽及明堂月令泰之丁丑春興
兌治則饑兵興實治則華是月令本諸易義故云明堂陰陽
伯奢論曰月令所以順陰陽陽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

不暇問

王籍兩注易厥初九云夫安身莫若不競惟己莫若自保守道
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此見連之言士君子守身之法稍違之未
有不遇辱者及夫每及一身猶小焉若執非人子乾無父母
曲禮曰孝子不暇問不登危懼尊親也注服事也聞哭也不
於閭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懼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案
康成夜行之說特以其法者言之耳暗室屋漏之中時時自省
戒懼其所以不暇問惟其所不問是不暇問之精義也

以補禮記遺闕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辨九服之國而辨九服之國以辨九服之國
以爲國政正本多作國政案此經上下文若死亡凶札禍哉冤
亂格重字不虛此句爾作國政案馬季長訓收爲國見敗於人
因以經亦誤作國政其言必同爲國字

宋陳氏釋文

嘗見毛子晉所集宋陳氏釋文一卷較之華林宗影本更
善如定十四年傅季武作權下門此漢魏以來俗作故陸云依
說文从水音當作權爲正也乃案本及通志堂校本俱大書權
字則陸語爲贅矣矣八年水然音玄本亦作權字終反因正作
故或作故陸氏隨字爲音說文玄部玄蓋黑也从二玄春秋
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從明定從之本與許君正同今注疏本作
水滋與或本亦合乃宋本校滋字水旁換糊葉抄遞並作滋字徐
本覺其難通也反改正文水然音玄本亦作權字終反因正作
且乖陸氏之音矣而此皆不誤每葉魚尾上有大若干字小若
若干字卷末有總計總若干字注若干字蓋亦唐宋校勘定式而
此卷總數幾抄差落若干亦闕至魚尾之數葉皆未錄徐本則
不分大小合計若干幾失其真矣

大制姓祠于公社

禮記月令孟冬大制祠于公社及門閭呂氏春秋大制姓祠
于公社及門閭學士盧召弓云高注大制姓也則本無姓字

可知庸案太子備經傳通解載月令云呂制下有姓字是宋
本呂令原有姓字詩七月正義引月令大制姓制于公社及門
閭又初學記四歲時節引禮記曰天子乃所來年于天宗大制
姓制于公社及門閭是可證家令與呂覽同有姓字且鄭康成
注記曰大制家性制之也亦似本有姓字

三分天下有其一

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一釋文作參分云七南反本又作三
案宋晁氏義說本作參分疏云參三也又文理班孟堅典引李
善注引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一以服事殷可見唐以前六朝
舊本皆作參分且古經傳參三字多作參自宋初邢昺疏疏定
作三字後朱子集注從之原本不可復矣以重人命使明而動
而有其天下

道千乘之國

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釋文道本或作尊皇侃本作導朱子集
注作道云云聲治也顧子明文道云說文定部道所行道也以
道從首寸部導導引也从寸道聲二字義異孟子天道若大路
然故道為導德字導引所以趨歸善故導訓治書禹貢濬其
道沱潛既道字孔傳意作路導導岍及岐導河積石字孔意訓為
治論語此注馬融曰導者謂為之政教也包氏曰導治也
是當作導為正矣庸案作道訓治必讀為導方可集注去聲正
讀作導也漢書地理志九河既道惟前其道沱潛既道師古注
皆云一說道讀曰導治也可證又為政為導以政釋文音導
皇本作導余弟和貴云後漢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論云所
謂導之以政李賢注論語曰導之以政又杜林傳云孔子曰導
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注云音商語之言也文選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所謂
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注引論語亦作導一切經音義六引
論語導之以政又八引論語同是知舊本皆作導也

琴操多音詩說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載蔡邕琴操其言詩願與毛萼本皆
申公說文述注載騶虞鹿鳴二事王伯厚詩考於鹿鳴篇錄
文述注然僅存數語迨御覽之定舊今記此以為誦讀之助
騶虞者都關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

不失幕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淫風浸萌
哀哀寡民騷動百姓若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
迫情性外迫禮義欲得所處而不達時於是援琴而歌伐檀者
類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嚴義在位則傷賢失其責
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
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豐於積薪百穀井也有土德澤不加者
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鹿鳴者
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者志傾傾心聲色內類類后設旨酒
寡者不能厚養賢者盡禮禮歎歎形見於色大臣昭然得見必知
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廢遠自是以始故彈琴以風諷諫以
感之庶幾可復汲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此言為歡得美甘之
食飽知相呼呼傳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接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
白駒者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之世君無道
不可匡輔失道成風靡不見愛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虞書正義

尚書虞書正義曰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
篇與夏侯等而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鳴為宅鳴鐵昧谷
曰郁谷心腹腸胃曰鬱鬱鬱則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
鄭注不同也然鄭注不問案夏侯二十九卷古文增多十大卷
其二十九卷與夏侯同鄭注古文但注二十九卷未注增多之
卷故云篇與夏侯等同經字多異者鄭為古文不與之夏侯
等今文故下厘陳夏侯等書之異以見鄭古文自不同於夏侯
以明鄭為賈馬之學也正義證今文之異而先提明夏侯等書
四字於於法本自顯然乃問自詩尚書漢證誤證正義謂夏侯
等書宅鳴為宅鳴鐵昧下昧谷等並放此例書古今誣妄穿
鑿近之言尚書正義其謬惟金增虔氏尚書撰異與余印合

宅鳴夷

釋文訓夷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禹錫史記案隱夏本紀今文
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錫說文土部云鳴夷在冀州陽谷立
春之日值之而出山土鳴聲尚書曰宅鳴夷山部鳴鳴山在遼
東山山易聲一曰鳴鐵昧谷也又鳴封禪之山在吳楚之間汪
芒之國山山鳴聲錢曉說詩叔重尚書曰者孔氏古文不

解書曰而直載書辭者歐陽夏侯是古文尚書宅鳴夷今文
尚書宅鳴鐵昧古文塊今本為宅鳴今文鳴夷山假作封禪山
字或省作禹尚書考靈曜及帝命驗皆今文說史記所載亦多
今文故俱作禹五帝本紀作此即此又今文之異蓋既有歐陽
今大夏侯三家故三家之中互有不同是陳明以尚書記作宅鳴
此當指夏本紀章之今夏本紀作宅鳴夷人向書改耳無鐵
注鐵鐵字未紀正義作鳴鐵鐵文二書鐵鐵字之誤鄭
注禮記月令今尚書曰今命義仲宅鳴夷也其年亦當為鐵
史記案隱作鐵與毛本正合說文金部鐵為古文鐵是鐵鐵同
字也尚書之有古文今文舊云舊本新本耳非論語之今古故
鄭經書有今字夏侯等書亦有古文如鐵為古文鐵此即今文
中之古字也然則夏侯等之為宅鳴鐵可無疑矣又據說文古
文尚書作鳴今文尚書作鳴合而史記作鳴合者又見其
此亦歐陽大夏侯之異也

昧谷

三國志度衡傳裴松之注載顧泰解解何向遺失事因云晉大
篆亦字讀當為柳古柳非同字而以昧甚遠不知蓋聞之義
誤其大焉尚書大傳秋祀柳穀華山鄭注云柳聚也周禮繼人
法康成引書度西曰柳穀買流云伏生書稱又史記五帝本紀
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表驅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柳谷案度
仲翔之奏知處氏所見古文尚書作昧谷康成以為柳字且
今文尚書作柳謂非當讀為柳為昧谷昧谷為昧谷昧谷
云耳耳也切西說也切入印古文西非印為春門萬物已
出非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開門集也是古文尚書作非者取
秋時閉門之象萬物已入之意義本精實鄭氏誤為昧者說文
日部云昧闇也門部云闇閉門也則昧與非義同非从非昧
聲又相近若古文非世所不習學者多問昧官聞非因昧為昧
以便人易曉雖改其讀而不易其義也至今文柳字論其本訓
非柳原同鄭注書傳訓柳為聚亦與萬物已入義相近然說文
以為小楊故加木旁別之核之古文非同聲假借字耳鄭所以
不從乃度氏氏欲讀非為柳之不通達不知蓋聞之義然而
之也已設實其而妄讀鄭為誤此後遂不知蓋聞之義然而
而知古文經本非鄭以為昧當具於注云非讀為昧而不易

三國志管寧傳優揚歷歷垂千載裴松之注云今文傳書曰優揚歷歷謂揚其所歷文選左太冲魏都賦優揚著於揚歷劉涓林注云尙書盤庚曰優揚揚歷歷註也宋洪道鍊釋五章漢成陽令庾亮履云優揚歷歷孔武愛陽陽者兩字之譌也當爲優揚揚歷古文尙書今予其歎心願賢揚歷者兩字合于朕志今文尙書作今余其數優揚揚歷告爾百姓於朕志之心隨爲優字以警勸爲優揚又歷字上屬茲註今余布優揚之典歷註則告爾百姓以我志也義亦可通然文恣因形聲相近而誤當以買馬之學爲正漢世此文甚盛古學希少故唐扶頤左思賦寧寧傳舊本文爲說孔傳此云布心願言輸誠於

奏典流五刑馬融注云五刑墨刑劓宮大辟紀集解呂刑訓夏贖刑墨辟劓刑辟宮辟大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灋墨劓刺罪宮罪則罪殺罪鄭注禮改贖作則又引書傳曰其刑順賈疏云贖本苗民虐刑書傳云贖者舉本名也公羊襄二十九年何注云古者內刑墨則贖宮大辟而五虐迭疏引鄭駁異義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四十一

刑之書凡五刑者尙書呂刑與周禮秋官各一而無取也又呂刑古文曰則今文曰殛卽卽下文之殛也古文曰殛今文曰殛則古文曰殛今文曰殛卽卽下文之宮也古文曰則今文曰底則底爲省見注

日刻頭卽上殺頭也下之大辟也則則卽下文之墨也今文曰刻則則古文曰則則其古文別又古文順同校異與下各同割則墨則宮與呂刑則則其古文別又古文順同校異與下各同割頭及下大辟同掌說墨則宮則則同則髡爲完體與殺爲斷

體相反而相當爲臍脾別而不爲別諸經更無不同也近之言尙書者於正義所述古今文皆倒置之甚因鄭注亡聞無可取證又未知幾人注所引爲今文也至此篇鄭注猶存并有許氏說文所引述難以古文爲夏侯等書而因疑鄭官割割頭庶刺是下歷疑疑救五節之鄭注正義牽引之則益達不知蓋闕之義今既詆明五刑之異同而古今文亦豁然矣

文多作度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屋五帝本紀作五流有度五度
三屋萬賁降土宅土風俗迴山澤萬引作降土度土三宅既宅
史記夏本紀作三宅既度毛詩皇矣此維與玄論衡初虞扁引
作此惟予度文王有聲宅是錦京禮記坊記引作度是錦京毛
詩亦古文也禮記是漢儒所傳爲今文猶尚書之有古今文也
許書載古文宅字與度字形相近漢人迷信誤作度禮堂集卷
解又釋宅字係从戶得惠定字云義與谷通莊子風與穀二人
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案爾雅推天東風謂之谷風詩正義

當其位惟南王時則訓劄依漢制大封爲大尉漢書儒林傳記從之俗本呂覽又同月令作尉朱子儀禮集傳集注云呂尉作封今據此改正案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大封而禪於西方故使魯司馬高氏諫注付奉神農將遊功云昔炎帝種穀就爲神農後世因其官爲神農號則此亦西方大封西方職爲司馬後世因司馬爲大封也考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尉秦官金印紫

殺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是大尉即漢之司馬淮南改呂覽以從漢制不作司馬而作大尉者以漢初官制因秦未革至元狩四年改制而淮南王以謀反誅在元狩元年已不及見矣康康成因大尉秦官而以月令爲秦制蓋未考之呂覽歟又案周官大司馬之職進賢與司勳掌六鄉實地之法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命

禮記曲禮下予一人鄭注云親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案儀禮親禮曰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今文實作寔嘉作實據此則禮記注所引親禮乃今文十七篇而非鄭氏校定之本故實來作寔來予一人作余一人惟嘉之當作實之而仍作嘉恐是後人據鄭注本私改實寔予余字淺學者不顯見其異因得存其真也余弟和貴謂漢人引儀禮多今文於此

藏讀藏各有義

說文臣部藏書也从臣臧聲神無藏字新附云藏匿也魯
蛇等篆漢書通用臧字从帥後人所加案爾雅稱藏書也魯
字云臧字通藏即古臧字臧亦藏也內則古臧當注云管
簞也蓋言所以藏簞也凡物之善者多珍藏之藏之則善故爾
雅說文皆以藏爲善訓雖雅何用不藏定之方中終然充臧毛
傳言云藏書也爾雅中心藏之禮記表記孝經事君章皆作中
心藏之蓋毛詩爲古文故作藏禮記孝經皆今文故作藏毛公
無藏書之傳是毛詩爲藏也陸德明謂王肅音才郎反甚足疑
云藏書也我心善此君子文義稍不顧表記日子事君欲諫不
欲陳詩云外也嗟矣抑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注云藏謂
其過於心也愛之言明也通見爾雅釋詁訓詁林說文謂
卽引新書有玃爲離聲字傳並無說故知毛詩皆作玃也沈
引王肅注以明後當作玃庸考之實非肅注蓋誤以他人之言
加之王氏也玃今其之展也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紵爲
衣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肅固好與鄭難者卽今傳玃
本同尙欲另爲毛義或更私改其文以相違異況丹白之衣判
然迥別而青瑱綠毛傳又再違明乎前也然則此王本毛詩
特者陸德明親見肅書後不卽注言乎前也然則此王本毛詩
亦皆作玃矣觀注周禮內司服引詩國風曰玃今玃今其之翟
也又曰玃今玃今其之展也陸德明大書玃字云音此而劉昌
宗音爲玃反則爲玃矣又云本亦作玃與下玃字同倉我反則
陸氏所見鄭注本玃亦作玃與下同爲一字故陸亦音倉我反
玃成注禮未見毛詩此所引詩蓋出魯韓之經不同毛氏昌宗

因甲于內亂

尚書多方因甲子內亂爲孔傳云外不憂民內不勤慈因甲子
來於一亂之內言皆甚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狎鄭康成注
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亂柔南雅釋言甲狎也郭璞注云謂
習狎此鄭王之所本詩凡亂亂毛氏作能不我甲韓氏作能不
我狎和古文文狎字假借爲甲書孔氏詩毛氏皆古文也故俱作
甲三家詩今文也故直爲狎釋言及毛傳云甲狎也者非訓甲
爲狎言甲爲狎之同聲假借字耳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
邦國外內亂亂獸行則滅之康成注云王霸紀曰慘人倫外內
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大唯禽獸
合羣故父子聚乳鄭氏書注訓與爾雅傳同義與周官載記
於經尤協協凡以甲爲來通假字以內亂爲二亂之內又爲
外不憂民內不勤慈爲一亂隨其私意輾轉增加核之正經甚
爲無當王肅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果如斯解經當作困
甲於內外亂矣狎習之訓雖同鄭注內外之說仍待孔傳與作
僞者正出一手狎矣之異蓋故爲參差以免後人之疑耳究美
述於明識之士裁

彼哉

余弟和書雲黃顓五真彼表也論語云子西彼哉佩服卷下
聲去聲引到彼彼上甫奈顓彼此下甫奈冰甚 翻論語子西
彼哉今本皆作彼哉集解韋融注云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
謂也義疏彼哉彼哉者又載或人言人自是彼人無足引可
稱也則馬季長本彼子何屋集解序云古論至顧帝時馬融
爲之訓說然則古論詁作彼哉廣顓引作彼哉蓋舊論耳說文
無彼字玉篇人部彼陵切那也唐李顧野王所見經書皆六
朝舊本玉篇中往往引有異文至隋唐間已訛廢顓此條蓋本
之玉篇而今本玉篇反無文

楓棗

齊民要術卷四孟子嘗曰楸棗楸聚者遵實小而且圓紫黑色俗呼羊矢棗爾雅釋木楸酸棗注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楸實

之

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云云似後人據誤本改設非其本真

子夏易傳

釋文敘卷子夏易傳三卷卜商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七略云漢興劉向傳中經傳錄云丁夏所傳作張璠云或附賢子弓所作詩或說慮不詳何許人字仲英襄陽縣人馬良譏云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魏氏嬰也今題不稱魏氏而載薛虞記又今叔周有子夏傳薛虞記又劉子元譏云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略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劉向作或云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易有十家漢志子夏辭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陳刺者次隋書經籍志周易一卷魏文侯師子夏傳魏缺梁六卷論者校是五經以最初者爲主雖千百世之下可定也子夏劉子駿作益大堅擬之以撰藝文志七略既不足漢與子夏證氏嬰傳便可知非孔子弟子子夏矣漢書儒林傳云讀嬰藝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僕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藝起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薛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

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故
專傳之司穀校尉蓋韓本不受易於孟喜見其傳生說易而好
之即更從受焉此尤爲韓作易傳之明證要爲幼孩故名嬰
字子夏夏大也漢志易傳韓氏一篇名嬰與劉略合但孟喜於
志傳皆錄書其名而不載其字所以處後人之疑王儉陸德明
所引七略可補班書所未備其卷數多寡皆因分并殘缺之由
不足憑故漢志一卷梁分六卷王樛文三卷隋唐志一卷又漸
爲殘亡之徵也中經簿錄條晉荀勗所爲不知何以始訛爲了
寬案案志寬字子襄非子夏宋儉七志案劉孝綽七條俱載
異人之說而不能定至隋唐志更專屬之下子夏益爲誤矣

崔瑗碑文

詩卷耳陟彼崔嵬崔嵬山之戴石者時彼祖矣傳石山戴
土曰砥正義曰砥山云石戴土謂之戴戴爲砥曰石山上有土
者又土戴石爲砥砥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
土曰砥與崔嵬正反者或傳爲誤也肅案此當從毛詩傳孫
本爾雅誤也爾雅此注本是以山而石戴其巔故形貌然崔
機目上石也且爾雅砥以石在下者且砥土然故曰砥目
下石也蓋山以石爲砥故一山皆主石言之說文山部砥石戴
上也从山且聲時曰陟彼崔嵬稱名釋山石戴土曰砥砥然
也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引之案此碑雖
當以說文釋名正毛傳之說江叔廣云云寫爾雅有誤是也
戴東原碑一書名爲毛鄭詩考正反從爾雅言高山其下多石
爲之基故石戴土謂之崔嵬此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土戴石
爲砥此曲說不足辨矣新山石高峻戴云卒意爾雅砥謂山
爲砥之曲說不足辨矣

時今記

防帖防彼帖防山無草木曰帖防彼記今傳山有草木曰記
釋文防帖此傳及解記與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正義曰傳言
無草木曰帖山下云有草木曰記與爾雅正反當是傳爲誤也定
本亦然爾雅釋山多草木帖無草木賦注皆見詩釋文賦三蒼
字林聲類云云猶記字說文帖山有草木也記山無草木也唐
案此亦當從毛詩傳爾雅誤也記帖不同是古今文之異爾雅
傳於漢世爲今文之學與毛氏古文不同恭謹傳之經必有作

防彼帖今看故注云皆見詩三蒼聲類並有帖字知漢魏以來
相傳舊本如是與記字聲亦相近六書音均表已聲多聲同在
第一節說文多聲也有草木爲帖蓋取諸此全境段若爾云帖
之言氣落也記之言氣微也得之王肅依爾雅者何也軒與鄭
異也鄭箋本毛傳必與爾雅不同故爾雅從爾雅難以難鄭可
斥鄭本之誤唐人定本往往爲爾雅誤而此爾雅從爾雅亦可
見爾雅依爾雅之非矣說文作記義與爾雅同必係後人私改許
叔重多用毛傳如爾字之不從爾雅而從毛傳亦可證釋名釋
山云山有草木曰帖帖帖也人所估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
曰記記也無所出也蓋已據此本爾雅戴東原毛鄭詩考
正取其說而疑詩傳轉寫互誤引之案崔瑗山無草木山可
知也釋文正義所錄毛傳本在後說文釋名所錄毛傳本在
前非作記不作帖惟毛傳非據爾雅爾雅戴東原之說未可
非

不我信

谷風不我信兮反以我爲信傳情義也箋云信也君子不
以惡驕衆我反情惡我釋文能信兮六反毛與也鄭驕也王肅
義也說文起也正義釋云云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
還義何故反以我爲信乎又釋傳箋云信也諸本皆云信義
孫執引傳云信與非也爾雅不訓信爲驕由義之以至於驕故
箋訓爲驕義釋文序錄云晉涿州刺史徐範爲詩評毛鄭王
肅三家同異今孫執引信云信與是毛公不訓義陸德明謂毛
與也王肅義也賈有區別與孫所引傳正合說文心部云信起
也引詩能不我信箋亦云信起也也皆論之毛傳爲與說文
起鄭箋爲驕其義相通而互足驕驕正與起之義同而雅義爲
驕驕亦與起義通而互足驕驕正與起之義同而雅義爲驕
以與鄭而又承學者致疑復偶作毛傳以證之使不知者見此
必以爲王得毛旨矣失傳義矣故今注疏本傳作表孔氏正義
據諸說爲義且云檢諸本皆云信義是可知聖賢思集注
本俗行本官定本皆作養字孔氏正義云三故孔氏及丘儀爲
非肅之流毒經傳不既貽乎幸有孫陸兩家所引藉以考正學
者亦可知擇所從矣

取歌不寐
卿舟舟毛詩歌不寐知有隱憂李善注文選引歌詩作歌歌
武明聖手經日記

不寐如有殷憂一何一語一字耳更有一本作惻惻不寐如有
殷憂其下句與爾雅同上下句與毛傳皆不同以意推之當是舊
詩楚辭遠游夜歌歌而不寐兮王逸章句曰憂以愁戚目不眠
也歌歌猶微微不寐貌也詩云歌歌不寐歌一作惻又服夫子
哀時命夜惻惻而不寐兮懷憂憂而歷茲章句曰言已中心悲
惻目爲惻惻而不能眠如遭大憂懷惻惻或經歷年歲以至於
此也隱一作惻惻遠游當亦本作夜惻惻而不寐注云目不眠
正釋惻字義而即引詩惻惻不寐證之舊本歌歌一作惻惻可
驗今注作歌歌乃後人據毛詩所改歌歌猶微微歌歌亦毛傳實人
者非王注本文蓋既據毛詩以故注不得不復據注以改正文
矣哀時命作惻惻不寐可證歌與惻惻相近故文與段氏六書
音均表歌歌門聲同在第十一部洪興祖補注云隱痛也殷大
也注云大憂惻作殷是案補注說是也毛詩作如有隱憂故
毛傳曰惻惻也文選卷五章句注云

死贈生贈

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據公羊注疏本作知生者贈
今本作贈係漢人所改今據公羊原文可考而知也隱元年天
王使宰更來歸魯公仲子之贈傳車馬曰贈貨財曰贈衣被曰
禮何注贈禮也贈禮也助也助生送死之禮禮猶遺也遺是
助死之禮知生者贈贈知死者贈贈者所引故義疏陸德明曰案
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贈者所引故義疏陸德明曰案
之贈專施於生者何而何注云知生者贈贈者所引故義疏陸
之若曰贈專施於生者何而何注云知生者贈贈者所引故義疏陸
生知死死贈夫死不可證何注云知生者贈贈者所引故義疏陸
贈之故也贈夫死不可證何注云知生者贈贈者所引故義疏陸
與馬曰贈衣服曰贈玩好曰贈贈贈所以佐生也贈禮所以送
死也此亦知生者贈之證既夕禮公羊注贈所以助主人送葬
者也疏曰爾小傳皆云車馬曰贈施於生及送死者故云助主
人送葬者也是以下注云贈與於死生兩施是也又兄弟贈與
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贈且其厚也贈與於死生兩
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贈且其厚也贈與於死生兩
所知此贈莫不偏言主明於生死也公羊注云各主於
書贈於方法方板也書贈與贈贈之人各與其物於板書可爲

所知此贈莫不偏言主明於生死也公羊注云各主於
書贈於方法方板也書贈與贈贈之人各與其物於板書可爲

自遷舉其姓次衡和其名與應氏合應道元注水經河水

禮記學記父命曰

學學半釋文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尚書說

畏懼之心不願而強以去也厲王有利臣榮夷公幽王有譖佞

舊所私改
 伐木摘矣
 伐木摘矣傳伐木者摘其顛析薪者隨其理蔓云摘其顛者不
 欲妄摘之絕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以言今
 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補箋用曲風傳以此傳蔓爲非
 案左傳襄十四年言晉之伐秦晉禦其上戎凡其平晉如捕
 鹿晉人角之諸戎搏之與晉蹠之杜云摘其足踣僵也是禦其
 上謂之角當其下謂之摘皆先約束而後踣之對文則上下殊
 制散舉則角摘通言故七月傳云角而束之曰摘不分上下此
 傳云摘其顛是上亦可言摘也與七月傳本無異經先言伐木
 析薪後伐木摘矣矣玩兩矣字神情似傳蔓說頗稱細伐木之
 欲其路猶捕鹿之欲其路也角摘而後踣之是不妄踣也伐木
 曰摘析薪曰挽義不容假借者若祇言喻被讓如木遭伐析
 則兩事并爲一矣孫炎注爾雅云斯析之離也詩墓門斧以斯
 是析薪者必隨木之理七月正義云斯析襄十四年傳知經本
 作摘彼桑柔木傳角而束之曰摘正用左氏今本作摘字之謬也
 秩秩大猷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補箋議其疏書春秋康作
 進義又說文凡云讀若者擬其音非釋其義然音同者義亦相
 近如此經秩秩與大猷進文秩秩自當有大義故說文戴字訓
 大而有音與秩同是秩有大義之證也引之索隱說文訓必有音
 說文趙字訓走而音與秩同是秩有義義之證也至失聲近義
 同故程秩字皆有走進之義即父弟亦進也毛傳云進智謂
 智者進其謀而聖人定之釋詁故諫也莫定也又毛傳本文當
 云秩秩大猷進知也後人以經傳傳進刪改全句祇以秩秩兩
 字舉之因覺迂疏難通
 春秋經傳源流考

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

爲臨氏春秋

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鼎死德江公我爲博士宴向皇宮